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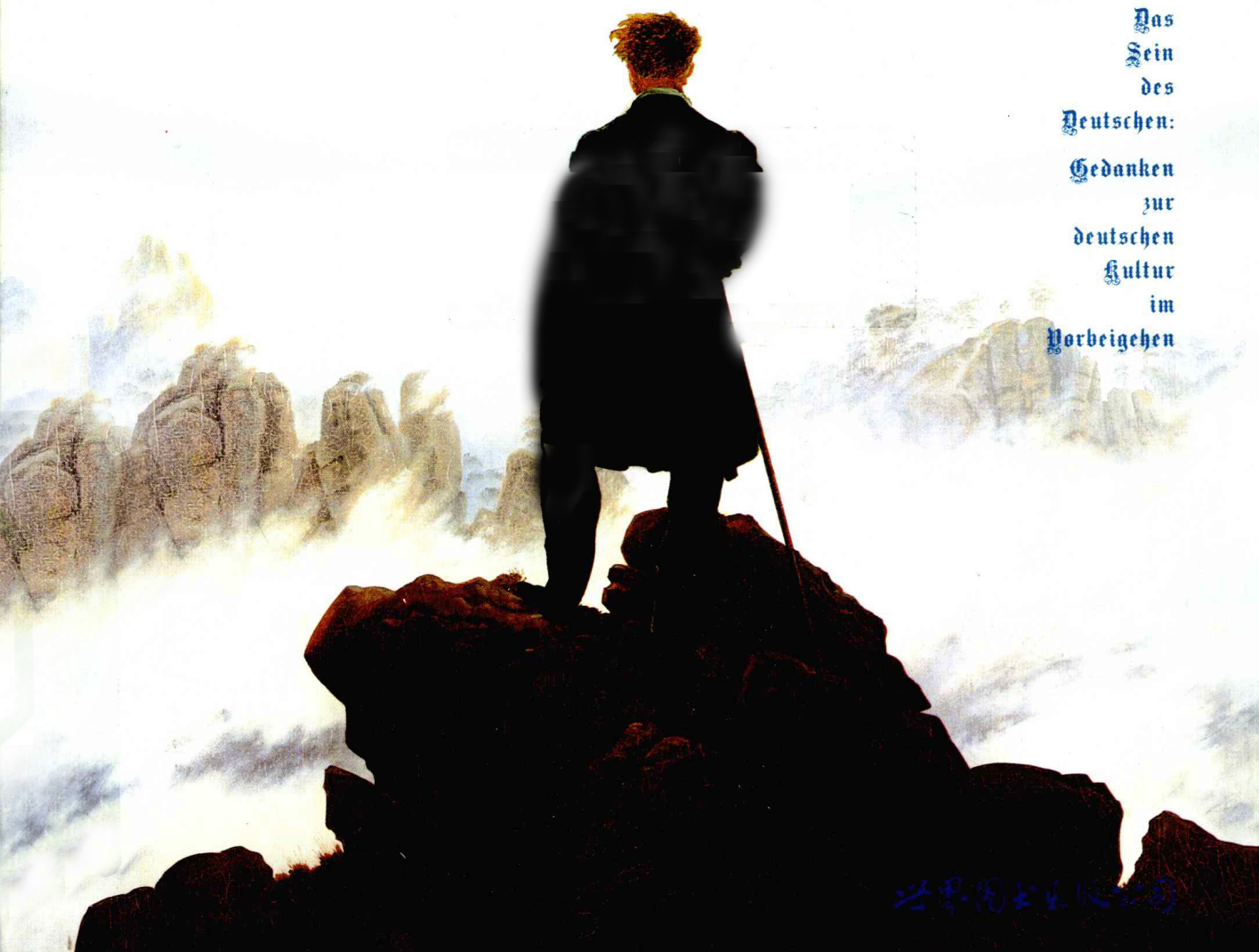
(上册)

鲁成文 著

# 德意志之在

游思德意志民族文化性格

Das  
Sein  
des  
Deutschen:  
Gedanken  
zur  
deutschen  
Kultur  
im  
Vorbeigehen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德意志之在

## 游思德意志民族文化性格

鲁成文 著

(上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目 录

乐曲《德意志之在》

地图 我的德国之旅(2009.7.18—8.16)

序 曲 1

## 第一章 蒂宾根:半神之诗 5

“蒂宾根三星”——与蒂宾根相关的其他历史名人——荷尔德林塔楼——荷尔德林与音乐——荷尔德林肖像——诺瓦利斯和克莱斯特的悲剧性生涯——荷尔德林与席勒和歌德——狄奥提玛与苏瑟特——“妈妈—姐姐—情人”的综合体——谢林的婚恋——“精神天才”与“生命天才”分开之后——荷尔德林接受史及格奥尔格派——半神的性质

## 第二章 慕尼黑(沃尔夫拉茨豪森):天使之歌 61

慕尼黑之谜——母爱问题——惊世骇俗的才女莎乐美、阿尔玛和伊达·科布伦茨——莎乐美与尼采、豪普特曼和弗洛伊德——玫瑰赞——里尔克与莎乐美恍如天造地设的爱——勃拉姆斯需要母爱的恶补——表现主义女画家贝克尔——里尔克的婚姻——里尔克的女友们——“在孤独中最终获得自我的连续性”——天使的被创造——里尔克与荷尔德林——维特根斯坦赞助里尔克和特拉克尔——《杜伊诺哀歌》和《致俄耳甫斯十四行》——“音诗”与“物诗”——里尔克以诗“直达一个最纯粹的内在可能性”

## 第三章 慕尼黑 菲森:民族之乐 133

“一个遥远的地方”——瓦格纳乐剧《罗恩格林》——路德维希二世对瓦格纳的恩宠——瓦格纳对歌剧的改革——原初性的诱惑与危险——瓦格纳音乐最好地表现了德意志本质情绪的力量——赫茨尔和希特勒对瓦格纳的崇拜——作为“民族舞台”的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瓦格纳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瓦格纳的爱情观和女性观——瓦格纳家族——阿尔卑斯山作为“上界的神圣的城堡”——路德维希二世与茜茜公主——高天鹅堡与新天鹅堡——爱尔加谱写的《巴伐利亚高原景色》——路德维希二世神秘的死亡

## 第四章 乌尔姆 科隆:天国之兆 185

爱因斯坦的国籍变动——哈伯的悲剧——教堂钟声——爱因斯坦、普朗克论科学与宗教——神之可见与不可见——视觉与听觉的比较——赞美教堂——我愿意集中赞美哥特式——光作为上帝的照明——德意志性与哥特式及沃林格评论——教堂之声和宗教音乐——剖析性爱与音乐的二元化构成

## 第五章 黑兴根:王者之相 233

霍亨索伦家族的谱系——条顿骑士团与普鲁士——霍亨索伦堡——检阅普鲁士国王——普鲁士与德意志——纳粹运动领导人对文化并不陌生——《威塞尔之歌》——希特勒与文化艺术——纳粹时代的造神与韦伯研究的权威类型——普鲁士王国的文化——魏玛的文化风采——三十年战争——德意志文化就是非政治性的吗——韦伯的政治职业和学术职业——德意志性的复合构成不可分割

## 第六章 弗莱堡:思者之慧 289

海德格尔与弗莱堡——“现代大学之父”洪堡及其语言学研究——论修养和寂寞——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封闭诗大师”策兰——致冬天——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爱情——思者的命运主题——海德格尔与纳粹——“眼下瞬间”与“决断”——音乐是能够与“瞬间”和“决断”对应和对价的艺术——音乐与意志——诗与哲学——诗之产生——“归乡”之感——阐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胡塞尔与弗莱堡——理性与信仰——到达宗教的两种途径

## 第七章 海德堡:浪漫之帜 357

海德堡的浪漫之所在——伽达默尔和雅斯贝尔斯——海德堡的“韦伯圈”——作曲家韦伯、舒曼与海德堡——德国启蒙运动——既伟大又怪异的哈曼——“狂飙突进”文学运动——哥廷根林苑社和克洛卜斯托克——席勒的《欢乐颂》与贝多芬的谱曲——德意志人崇敬和追随古希腊文明——“躲”起来的歌德与英雄的、浪漫的贝多芬——德国浪漫主义的开山鼻祖瓦肯罗德与蒂克——诺瓦利斯是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真正创始人——浪漫文学运动的“双星子”施莱格尔兄弟——浪漫文学的重要概念“浪漫诗”和“反讽”及对“混乱”的理解——海德堡浪漫派的精神领袖布伦塔诺——对德意志民歌的收集——格林兄弟的民间文学作品编著及德语研究——艾兴多夫的浪漫主义诗歌——“浪漫”概念的由来和演变——浪漫主义宛如德意志人的“民族神话”

## 第八章 科布伦茨:战者之略 427

莱茵河颂——阿恩特的爱国之心——音乐中的莱茵河——歌德对德国的复杂态度——《凡尔赛和约》——兴登堡、鲁登道夫及其《总体战》——德意志人对军人和战争的崇拜——格奈森瑙和克劳塞维茨在科布伦茨——费希特为祖国而战——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克劳塞维茨的文采与爱情——《战争论》——毛奇、施利芬、泽克特、贝克——克劳塞维茨的《我的信念和信仰》——“铁与血”的道路——俾斯麦的伟大之处——德国统一终于来到——对进攻的推崇

## 第九章 特里尔:地缘之理 483

德国的葡萄酒——施米特的法学理论——条顿、日耳曼、德意志的概念——赫尔曼战役——德意志人对古罗马和法兰西的反感——克劳塞维茨和斯塔尔夫夫人关于德法民族性的研究——戈平瑙和凯伯伦——“杰出的怪物”威廉二世——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催生了德意志人的政治认同——雅恩的爱国和强国之法——地缘政治理论及其实践

## 第十章 吕根岛:艺术之胜 529

爱海者——泛神论的两种观看与天乐——普菲茨纳的康塔塔《德意志之魂》——音乐与理想化——黑塞与音乐——抽象主义绘画与马尔克和康定斯基——表现主义绘画与桥社——绘画中体现

的德意志性——画家格吕内瓦尔德的神秘与伟大——浪漫主义绘画与弗里德里希和龙格——漫游之神放与胜气——“青年运动”——崇高与音乐——崇高与诗歌

## 第十一章 爱森纳赫:人性之玄 579

瓦格纳乐剧《汤豪塞》——德国浪漫主义的象征“蓝花”——人的肉灵二元性构成——神圣的瓦特堡——路德的《圣经》译事——新教的理论与派别——加尔文的“预定论”——德国的教育、阅读和职业观念——古腾堡和欧洲活字印刷——音乐与新教——作为第五位“福音传授者”的巴赫——作为“元语言”的德语——恺撒和上帝的二分法——德国的犹太人问题——“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之死

## 第十二章 纽伦堡:命运之诡 629

里芬施塔尔与《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瓦格纳乐剧《纽伦堡的工匠歌手》——德意志最伟大的美术家丢勒——面对纳粹德国的几种态度——布鲁克纳的《英雄交响曲》和里尔克的诗歌《散步》——“冷静的”兰克史学——“热情的”普鲁士学派——海德格尔的“鼓勇”与“慰藉”——黑塞和托马斯·曼纵论音乐与德意志性——释然于尼采——德意志性的主要特点

## 终 曲 681

诗歌索引 684

参考书目 686

后 记 689

## 序 曲

我知道：我的道路已经越走越窄。

但是，我也知道，我所在的位置也已经越来越高。

人们呀！你们的道路还宽广么？而你们的位置同时处于何种水平？

哦，你们，还会存在疑问吗？而我，不断存在于疑问当中。而且，当《罗恩格林》、《汤豪塞》、《纽伦堡的工匠歌手》这些瓦格纳伟大乐剧的序曲开始向我抛出它们自身之时，疑问使我的心灵膨胀、粗壮和强悍，我会很快脱离你们，乃至脱离我自己，成为一个天使的追求者，甚至在存在的某一个绝妙的瞬间上，仿佛成为了半个被追求的天使。因为，我也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由灵与肉，由物质与精神，由爱与恨，由给予与吸取，由拥抱与被拥抱，由自我作贱与自我拔升，由卑微与崇高，由最平俗的具体与最伟大的抽象，由刚诞生与快死亡来构成的。如果我的两部分有了足够强度的碰撞，我就会获得足够烈度的燃烧，我的灰烬就会是足够纯粹的，我的弥留之际就会是足够满足的，虽然成熟的青春还摇曳在我的每一个夜晚与白昼。

我越走越窄的路和越来越高的位置何在？

德国哲学家谢林说：“在人类中存在着黑暗原则的全部力量，同时也存在着光明原则的全部力量。在人类中存在着最深的深渊和最高的天空，或者说，存在着两个中心。”

德国艺术史学家沃林格尔说：“人类想象的生命被一种相当原始的律法规范着：它是依靠对立而生存的，所以，奇思妙想赋予人类历史的开端和结束以一段黄金般的岁月，在那里，现实的抑郁转变为闪烁的亮色，所有的缺憾变成为精彩的成就。”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家、作家施莱格尔说：“任何种类的最高真理都是平淡呆板的。正因为这样，没有什么比起这更重要的了，即把真理总是表达得新奇、尽可能悖理，以致它们不致被人忘却它们的存在，并且根本不能被说出来。”

我的道路就是如此去修筑并被我行进其上的，它的位置因此越来越高。同时，我是沿着它去奔向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会见一个雄胆高华、恻恻浓至的民族，其他的地理空间和人类群集已经无法再勾走我的一丝魂魄，因此我甘愿舍弃了对其余的所有道路的选择。

俾斯麦曾经引用歌德的话来形容普鲁士和德意志：我们降临到世间，但不知道是怎

样降临的。

宗教学者施韦策说：“除了在德国人的性格中，你在其他地方再也寻找不到同样完美的条件和因素组成的充满生机的复合体——哲学的思维，批判的智慧，历史的远见，宗教的激情——任何深刻的神学都不可或缺的品质。”

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说：德国人对世界采取抽象神秘的即音乐的态度，是“一个呼吸了魔鬼气息的教授的态度，非常笨拙，但又自负地意识到自己占有比外界更‘深刻’的优势”。“德国人确实是难加断定的民族……谁力图按照西方的意识观念……去改变德国，等于试图夺走德国的最精华和最重要的特质，夺走德国所具有的令人困惑的天赋，即其民族的本质。”

德意志之在就是那样表现出来的：诸多种处于对立的两极者被那般强劲地集聚在德意志人和德意志民族身上，已经让人匪夷所思，而它们在自己的运动过程中，又总是爱以狂飙式那样最剧烈的方式去释放自身，从而以烟尘、火海与海啸将世界的部分予以遮掩与湮没。

哦，德意志之在，气势排荡，风格昂厉。我的天数何时已经赋予了我一种胆气凌云地去为之陈义奋辞的使命？当我之在与德意志之在的触及能如炉点雪、如火销冰，我将扫千里于咫尺，写万趣于指下。

### 带上我一起飞动起来吧！（Luqiaodi）

带上我一起飞动起来吧！

我的被爱者，天神的使女。

您束腰的素带白如正午的云彩，

您充盈的语言逼使您紧闭于沉默。

您的形态可是藏着生命的危险？

蓝天又是如此广阔和明艳。

哦，那些阵风飘扬。

我的精神为何偏偏最爱您的绝世之姿？

它被您裹挟到平原和高山，

它被您裹挟到深水和海洋；

它又会被您随时阻断和丢弃，

它又会被您随时厌恶和遣返。

哦，带上我一起飞动起来吧！

而且是让全部的我同时离开可悲的大地。

我的被爱者,天神的使女。  
难道我的肉体只能是精神的仇敌?  
难道您本身就不是一个完美的存在?

哦,我的预感甜蜜而浓厚,  
并非在乌有之乡我才如痴如狂。  
总有一条轨道通向一个目标。  
我已以分裂作为完整的代价,  
殷殷血丝使我的周身有所发亮。

哦,带上全部的我一起飞动起来吧!  
我的被爱者,天神的使女。  
那些阵风飘扬。  
我们赶在黑夜之前,  
紧紧地把光明充分拥抱。







## 第一章

# 蒂宾根：半神之诗

“蒂宾根三星”——与蒂宾根相关的其他历史名人——荷尔德林塔楼——荷尔德林与音乐——荷尔德林肖像——诺瓦利斯和克莱斯特的悲剧性生涯——荷尔德林与席勒和歌德——狄奥提玛与苏瑟特——“妈妈—姐姐—情人”的综合体——谢林的婚恋——“精神天才”与“生命天才”分开之后——荷尔德林接受史及格奥尔格派——半神的性质

## “蒂宾根三星”

如果,这第二次德国之行依然是我独身前往,我必定会再用一种“伟大的方式”去进入德国:我会在法兰克福或者慕尼黑降落;而后,伫立片刻,昂首朝向那一片应时而到的壮丽的晚霞或者朝阳之光,让它们在我的额头上映出德意志的印记,照落那些从东方世界带来的尘坩;而后,我会不分日夜地,日夜兼程地,直接向蒂宾根奔赴而去。因为,我这第二次德国之行必有一个要叫我沦肌浹髓的目标,那,——就是蒂宾根!

蒂宾根,是荷尔德林之所在!

蒂宾根,是荷尔德林青春勃发之地之所在;是荷尔德林精神失常的后半生生息之地之所在;是荷尔德林长眠之地之所在。

### 我永远忘不了您的名字(Luqiaodi)

我永远忘不了您的名字

它是阿尔卑斯山银色的峰顶

它是北海和波罗的海玄色的渊底

它阔步行进在翠色的春潮之上

万物将跟踪它五彩的足迹而复苏

您的名字 我永远忘不了

它总能在我的体内和体表

如黑夜里之炭火一齐烧红

它搜尽了我那生生死死的细胞

并如此振荡它们

好似唯一那道晨光射中青草上的每一种露珠

您的名字 我永远忘不了

就像每一场夜晚牢记着它的白昼

就像每一个年尾牢记着它的年初

它离我越远 就靠我越近

它越加抽象 就更加鲜活  
 我 永远忘不了您的名字  
 即使它不在我的身体上飞行  
 也会在我那更高的灵魂中翱翔  
 倘若它不能继续在我的世界里闪光  
 宇宙的歌 将掠去它  
 作为那永恒之乐蓝色的调号

还有许许多多精神性异常发达的人物跟蒂宾根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中的首要者，当推黑格尔和谢林，他们是荷尔德林在蒂宾根神学院的同学，乃至是同一个宿舍的同学。他们三人被誉为“蒂宾根三星”。

蒂宾根神学院学制 5 年，前两年隶属蒂宾根大学，两年后，若学业合格，被授予硕士学位，才可以回到蒂宾根神学院，去正式学习神学，三年后通过教会大考方可毕业。而蒂宾根大学成立于 1477 年，是符腾堡公国的国立大学。1618 年至 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使蒂宾根大学遭受重创，衰落了的大学直到 18 世纪才得以复建。歌德 1797 年访问蒂宾根时曾描述道：“尽管有有能力的教职员，但却非常衰弱。”

荷尔德林和黑格尔 1788 年 10 月同时入学，荷尔德林从毛尔布隆高级隐修院学校升学而来，黑格尔则来自斯图加特中学。两年之后，不满 16 岁的谢林也进来了。

谢林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天才神童”，日后也被洪堡称为“德意志祖国最有才华的人”，他的学生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安还令人在谢林墓碑上刻上了“德国第一哲人”的赞语，继而在慕尼黑为之建立纪念碑。谢林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同时也是蒂宾根大学一位颇有名气的东方学者。谢林 12 岁时就完成了中学学业，由于未到 18 岁而无法上大学，他的父亲只好请来著名学者为他进行专门辅导。等到 1890 年，他才被蒂宾根神学院破格录取。谢林的聪颖在神学院里依然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他一个学期竟在主修课上旷课 52 次之多，然而成绩还是在神学院排名第一。

第一本荷尔德林的传记作者施瓦布曾记载到，1793 年 7 月 14 日，“蒂宾根三星”曾效法法国当时流行的做法，到东山上为庆祝法国大革命而种植了一棵“自由之树”。据说谢林还将《马赛曲》翻译成了德文。而只有一页纸的写于 1796 年 3 月的手稿《德国唯心主义的最早纲领》，手稿笔迹是黑格尔的，但最早发现这篇手稿的弗兰茨·罗森茨威格通过内容分析认为那是谢林的作品，而荷尔德林研究专家又认为其内容完全和荷尔德林的思想吻合，究竟此文的作者是他们中间的哪一位，或者此文是否就是他们三人思想的共同反映，属于集体创作的成果，在史家们中间尚有争论，但是研究者通常将它收进荷尔德林全集之中。

## 与蒂宾根相关的其他历史名人

更早的时候,路德在宗教改革战线的亲密战友、与路德终身为伴的人文主义者梅兰希顿,在其17岁的时候进入蒂宾根大学哲学系,因为希腊文成绩优异他获得了“希腊人”的绰号。梅兰希顿比路德更重视哲学思维,他提出和完成了德国的大学教育改革,使德国比欧洲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稳定地推广大学世俗教育制度,而其出版的《教义学》,则成为新教改革派最早的一本教义书。

开普勒在毛尔布隆高级中学念书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被蒂宾根大学录取近一年了。1588年,通过考试,这位从未在蒂宾根大学上过课的学生获得了学士学位并开始攻读硕士学位,次年,开普勒就享受到了路德维希大公颁发的奖学金,蒂宾根大学神学院只有五名学生获得了这样一份厚礼:它意味着终身为符腾堡公国服务,也意味着一生衣食无忧。1594年,应格拉茨一所新教神学院的要求,开普勒被派往那里接替去世的数学教师的职位。1618年5月,开普勒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宇宙和谐论》,解开了关于行星运动的第三定律的奥秘,他欣喜若狂,“我的这一神奇发现大放异彩,现在已没有什么能束缚我了。我要拜倒在这神圣的狂热面前,我要用我坦诚的告白奚落平庸的凡人:我盗了埃及人的金器,在远离埃及的地方建造自己的神龛。如果你宽恕我,我会高兴,如果你因此而暴怒,我也会忍受。我是在写作,也是在扔骰子,而为今人或是为后世,这并不重要。既然上帝用了六千年时间才等来了我,那我也可以用一百年的时间等候我的读者”。1630年11月15日,开普勒死于今日巴伐利亚州的雷根斯堡,被葬于圣彼得大教堂的新教墓地,据说入葬当晚天上降下火球,开普勒自撰的墓志铭如此写道:“过去我曾丈量苍穹,现在我在泥土之中,心在天堂里,身影已轻松。”

克里斯托弗·马丁·维兰德是德国启蒙运动鼎盛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德国最早的莎士比亚剧本的翻译者,包括歌德在内的整整一代人都是通过他的翻译才认识了莎士比亚。1750年,17岁的维兰德就读蒂宾根大学,学的是法学。而他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也是在蒂宾根开始的,主要写出了诗歌《爱情赞歌》和6卷本的哲学“教育诗”《事物的天性,或者最完美的世界》,大力歌颂美与美德,特别是美的灵魂和美的肉体。

值得一提的是,维兰德在蒂宾根大学学习的时候,和他的远房表姐苏菲·古特曼相爱,但这种关系后来因为维兰德对基督教的狂热信仰而告破。古特曼日后与美因茨选帝侯的高官拉洛施成婚,改姓拉洛施。拉洛施后来还成为了德国的第一位女小说家。拉洛施的女儿玛克西米连安娜·拉洛施是歌德年轻时候的意中人,也是歌德名作《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女主角夏绿蒂的原型。拉洛施的孙辈中有克莱门茨·布伦塔诺与贝蒂娜·布伦塔诺兄妹,同样是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克莱门茨·布伦塔诺被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第一个尼采思想的宣扬人勃兰兑斯称为浪漫文学“失路的孩子”,是海德堡浪漫派的主要干将,他

属于很早就能充分理解荷尔德林的那一小批人,1810年,他向友人讲述了荷尔德林的《饼与葡萄酒》给予他极大的震撼:“高深的沉思的忧郁从来没有被这样伟大地表达过。”至于贝蒂娜·布伦塔诺,她被贝多芬称为自己“最爱的和最美的恋人”,而她和歌德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又使贝多芬的情绪大起大落,贝多芬和贝蒂娜·布伦塔诺的恋情最后怆然告终。贝蒂娜在荷尔德林的塔楼时期接近过他,她回忆道:“但在这个荷尔德林身边我清楚地感觉到,似乎有一种神性的力量像洪水般把他淹没了,语言像强大迅猛的急流吞没了他的意识;随着水的流动,意识逐渐变弱,终至消亡。”

出生于1787年的路德维希·乌兰德,是不折不扣的蒂宾根本地人,他领军了德国文学史上的施瓦本浪漫派。他在蒂宾根大学学习了古代语言和法律,1810



图 1.1 乌兰德像

年去巴黎留学一年,到国家图书馆研读以古法语史诗为重点的中世纪手稿资料,这项研究为他日后开创历史歌谣这种形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种歌谣内含着某种淡淡的忧伤,常常取材于古代的遥远国度,叙述和歌唱那些只在历史空间中留下余响的理想追求。乌兰德回到蒂宾根之后,一度出任蒂宾根大学德意志语言文学教授。1844年和1845年,他出版了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两卷《高地和低地德语古民歌》是德国文学史上首部加以注释的古代民歌集,虽然在文学上的影响稍逊于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的《少年神奇的号角》,然而以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论,却还要立于后者之上。

乌兰德也并非一个仅仅安于书斋之香的学究,他同时具备强烈的政治意识,积极参加了符腾堡的立宪运动,还作为议员参加了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大会。

不过,乌兰德还是更看重自己作为诗人的角色,而社会的评价也足以使他大感欣慰,巴登的黑贝尔曾将他誉为“德国第一诗人”,他1815年出版的《诗歌》受到了热捧,到他去世时,已经再版十次,仅次于海涅的《歌集》,成为德国19世纪印刷次数最多的诗歌集之一。他的诗歌题材重在山水诗和叙事歌谣,而在德国解放战争时期他也写出了许多热浪滚滚的爱国诗篇。

古斯塔夫·施瓦布,自称是乌兰德的大弟子和影子,也是施瓦本诗歌学派的重要代表人之一。他在蒂宾根神学院学习过神学、古典语言和哲学。1826年,他和乌兰德合作编辑了荷尔德林的《诗集》。他也是第一个为荷尔德林写作传记的人。

1804年进入蒂宾根大学的尤斯蒂努斯·克尔纳,少年丧父,曾在纺织厂当过两年学徒,入学当天在蒂宾根街上拾到一个药方,就将之认定为是在向他的命运作出启示,当即

决定学习医学。他如愿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后周游德意志,也结交了贝多芬。他曾通过磁疗治愈了自己少年时患上的神经性胃病,故而毕生都对夜游、催眠、动物磁感等特异现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把一个患有夜游症的农妇接到自己家里,以便就近作长期的观察治疗,在这一基础之上,写出了前科学的心理学著作《普雷沃斯特的女先知》。在荷尔德林精神失常期间,他也去为荷尔德林治过病。

1804 出生的艾杜阿特·弗里德里希·默里克,1822 年进入蒂宾根神学院学习新教神学,1852 年,蒂宾根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4 年后又聘他任教授。

默里克在德国抒情诗歌史上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他长于咏物与描写自然风光和瞬间感受。他认为自然与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抱怨人们对物的默然和疏远,因而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去赞美大自然,将自然拟人化,赋予其一定的象征意义,用他的诗歌去与自然对话,去向自然提出吁求。1838 年,他出版了包括 226 首诗歌的《诗集》,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舒曼、勃拉姆斯、沃尔夫和布鲁赫等大作曲家纷纷为默里克的诗歌作品谱曲。1829 年,默里克创作了《是它!》:“春天的蓝色飘带/又飞扬在空中;/熟悉的香甜味浓浓/招摇的掠过大地。/紫堇花已在做梦,/巴望快快把芳心吐。/——听,远处传来轻柔的琴音!/春天,是你!我已听到你的脚步声。”舒曼对这首诗歌热爱不已,将它谱写为《青春颂歌》的第 24 首。

默里克还在 1826 年带着朋友施莱纳去拜访了荷尔德林,后者为荷尔德林画了一张非常逼真的铅笔素描《被卖进天堂之域的人》,我们会从上面看到这样的荷尔德林:他骨瘦如柴,牙齿脱光,拄杖踉跄而行,庄重地向空中高举出手臂,朗读着他的诗句。

李斯特出生于 1789 年,自小学习勤奋,17 岁就通过考试而在符腾堡王国内政部担任书记员。内政部长非常赏识他,后来又任命他去管理蒂宾根大学。

作为闻名世界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在 1827 年到 1837 年间,写出了名著《政治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它们的中心思想是:发展工业是德国走向繁荣和统一的必由之路。德国工业要用高额进口税和其它贸易政策来保护,才能保证它不受外国竞争的打击,从而得到发展。这也就是在当今仍有影响的“幼稚产业论”。

李斯特不是一个理论空谈者,他同时积极地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他成为了德国工商业者联合会的中心人物,倡导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1925 年,他还草拟了德意志铁路建设的计划。李斯特的所思所为,为打下德意志统一的物质基础贡献甚伟,就像他形象地评论的那样:“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是连体双胞胎,具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互相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目标,把德意志各个部分统一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

但李斯特旨在统一德国的许多主张,却侵犯了当时从诸邦割据中得益多多的诸侯们

的利益，他们起而忌恨和迫害李斯特。李斯特先是被剥夺了在蒂宾根大学的职位，后来又被判处监禁，他被迫亡命法国、瑞士和美国。后来，李斯特以美国驻莱比锡公使的身份回到德国，诸侯们依然对他不依不饶，李斯特只能放弃公使职位。当他的儿子在 1846 年死于战祸之后，李斯特已经万念俱灰，他于同年的 11 月底，开枪自杀，一了百了。

作为蒂宾根学派的著名学者，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1825 年进入蒂宾根大学深造，得到谢林的弟子埃申迈尔的指教。他 1832 年返回蒂宾根大学任教师，但于次年就辞去教职，专心致力于著述，清理自己对于《旧约》和《新约》的观点，并于 1835 年在蒂宾根出版了《经过批判处理的耶稣生平》，简称《耶稣传》。施特劳斯

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对《圣经》展开研究，认为《福音书》不是可靠的历史实录而是“神话”，四篇福音书没有一篇是目击者所写，虽有耶稣其人，但关于他的故事都是早期基督教会无意识当中编造出来的，只是把犹太人的一切救世愿望转加到他的头上、将一些预言附会在他身上而形成的。

至于最近的名人，我们会提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他度过令人惊骇的青春痛苦之后，首先在蒂宾根找到了一个青年正常发展的道路。黑塞 1877 年生于卡尔夫，13 岁时进入格平根拉丁语学校，为参加来年的邦试作准备，他的父母希望他日后学习神学。但枯燥无味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使他不堪忍受，7 个月后他就在一无金钱二没衣服和食物的情况下逃到校外，险些被冻死。辍学之后，被送到父亲的一位神学家朋友家里暂居，却依然不能使他的状况有所好转，相反，他曾尝试自杀，结果被送进精神疗养院接受治疗。16 岁时黑塞到埃斯林根的迈耶书店当学徒，3 天后又逃之夭夭。次年又到家乡的佩罗特塔钟工厂实习。如此充满恼怒、仇恨和自杀念头的青春期，完全可以被列为心理学研究的著名案例。

1895 年，18 岁的黑塞来到了蒂宾根，在主营哲学和神学书籍的黑肯豪尔书店当起了学徒，而且一干就是三四年。黑塞在蒂宾根不可思议地安静了下来，而且开始大量地阅读，他用他的第一笔工资购买了德国文豪豪普特曼的照片和古希腊雕塑家伯拉克西特列斯的石膏像放在房间里，加上尼采和肖邦的画像，陪同他度过孤独的工作和学习时光。在蒂宾根的几年里，黑塞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浪漫主义之歌》和第一部散文集《午夜后



图 1.2 李斯特像



一小时》。

## 荷尔德林塔楼

蒂宾根所在的施瓦本地区，其地理之胜，被狄尔泰体受出无穷之味，——“无界限的湖或辽阔的平原，有无穷尽的地平线，允许人朝各个方向看去，走去，这解放了他的灵魂，还向他传递了一种自主的生活感。人发现自己被小丘幽谷所环抱而非被阻隔，蓝山遥远的细线诱人远去，山谷却在保护和掩藏，私下偎依着山谷、河流和山丘，又渴望离开，进入闪烁的远方。在这样的自然感中生活着施瓦本的诗人们——荷尔德林、乌兰德、默里克。在他们心中，这种自然感同移情相结合，把感情移入山峦明快的线条，移入平和的、宜于居住的山谷，移入我们在梦想中置入荒芜的隐修院与城堡的往昔。”

头天接近傍晚之时，我到达了蒂宾根。火车总站就离内卡桥不远。而荷尔德林塔楼——荷尔德林后半身的栖居处所，就座落在内卡河北岸，离内卡桥大约 200 米远。站在内卡桥上，举目就可以将那荷尔德林塔楼收入眼底。

傍晚暖黄色的光将内卡桥映照得楚楚动人。两边的桥栏几乎被丰满艳丽的鲜花遮掩，以至于你可能分辨不出那里究竟是以两排铁制件为骨干还是以两排鲜花为骨干。不仅是桥上的路灯，后来看到许多街道上的路灯，在接近顶部处，都挂着美丽的花篮。桥栏上的鲜花，路灯上的鲜花，几乎是一个格式的，花色以紫色、红色和黄色为主，形制不肥不瘦，韵致高雅，大溢密咏恬吟之趣。俄顷，我竟然在深处动出了这样的念头：为我们的荷尔德林感到了某种荣幸。

是的，如果一个人要疯，他疯在了蒂宾根这样的鲜花之城；如果一个人要亡，他亡在了蒂宾根这样的鲜花之城。

他沦落在了难以卒读的不幸之中，到底还是获得了一种荣幸，他的不幸就不是彻头彻尾的了，在全黑中仿佛有一丝光。

我站在内卡桥上。但是，我依照我的惯例，并没有将自己的目光更多地向荷尔德林塔楼那边移动，我至多是向那个方向稍稍扫描了几眼。

面对神圣者，必须持有神圣的态度，——神圣地去看，神圣地去听，神圣地去思，神圣地去触摸，神圣地去朝拜。

次日上午，我再次走到内卡桥上。这才神圣地去朝拜那神圣的荷尔德林塔楼。我耳中所听者，是荷尔德林的《命运之歌》，这是他写在小说《许佩里翁》中惟一的一首诗。

### 命运之歌(Hölderlin)

你们在天空的光明里遨游，